

異化的臘八粥

• 牧 惠

清宮生活的奢靡，不必多說；德菱公主描寫的宮中臘八粥，跟我們今天吃的比較，卻實在過於「克己復禮」：「相傳如來佛嘗於是日乞食，得米與豆，歸而作粥，以均饗諸僧。其後遂永以是日舉行典禮，以志不忘。其意蓋謂於是日節食者，如來必福之。故所食僅米與果豆之類，相雜為粥。不加鹽及其他滋味，幾類淡食，殊難下咽。」

不知甚麼緣故，吃臘八粥是而立之年到北方後才領教到的風俗。煮粥的原料都是好東西，一度全靠配給，做好後又加上白糖，因此是一年才得以享受一次的美食。德菱公主在宮中天天享受着佳餚美點，即使我們今天享受的臘八粥，她吃起來也未必見佳，何況既不加鹽更不加糖的大鍋粥呢？「殊難下咽」應屬實情。

按理推論，正宗的臘八粥應當是德菱公主喝過的那種，我們今天所喝的則是「異化」了的臘八粥。有如野

菜，過去是「殊難下咽」的活命之物；一經特種泡製，上了筵席，同樣異化為高貴的食物。前幾年一次在台山吃「便飯」，菜餚的一味有我少年吃過的野菜崩大碗，如今卻成了高貴的生魚煲湯輔料，清香得很，就像鳳姐做的茄子，劉姥姥幾乎吃不出茄子味來。假如把這類菜譜列入憶苦餐中，就不致於像「文革」中的糠窩窩那樣「殊難下咽」了。

臘八成節，據史家考證，最晚在商周已經有這種風俗了。最初是在新舊年交替之際，用獵獲的禽獸來舉行祭祀天地、神靈和祖先，祈福求壽，避災迎祥。到了南北朝，「臘日」才固定為十二月初八。吃臘八粥始於宋。宋代的周密在《武林舊事》說：「八日，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、栗等作粥，謂之臘八粥。」清朝特別盛行：在宮廷裏，皇帝、皇后、皇子等不僅吃臘八粥，還要向文武大臣、侍從宮女賜給臘八粥，並向各大

寺院發放米糧，以供僧侶食用。民間也同樣以臘八粥祭祀祖先，闔家團聚吃臘八粥。熬臘八粥的原料已不同於宋。《紅樓夢》十九回寶玉用故事編派黛玉，講的臘八粥原料除了米、豆之外，有紅棗、栗子、落花生、菱角、香芋。可見粥同樣是粥，屬於「經」，不得改變的，至於用甚麼原料，則屬於「權」，是允許就地取材更無妨高檔化。變來變去，就成了今天的八寶粥。



臘八粥如此，其他的節日也大同小異。元宵節的元宵或曰湯元，寒食節的點心，端午的糉子和龍舟，八月十五的月餅，……考究它們的原始狀態，大都比較簡單、粗淡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都越來越「高、精、尖」。月餅是中秋節的重要食品之一。蘇東坡詩有「小餅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飴」，看來是薄薄的裏面加有糖餡的小酥餅之類。清《燕京歲時記》的月餅是「大者尺餘，上繪月宮蟾兔之形。有祭畢而食者，有留至除夕而食者」。大是比現在的大，但那時既無冰箱，卻能從八月十五保留到年底，同今天的中秋過後不久垃圾箱裏陸續發現整盒整盒發霉的月餅比，足可考見它們遠遠不如今天雙黃蓮蓉、五仁火腿之類的新鮮美味。

「食色性也」，這是孔夫子的話，《論語·鄉黨》還證明他身體力行地把食物「高、精、尖」化。其實，又何需聖人、聰明人，那怕是弱智人，在吃的方面，都本能地來它個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」地往臘八粥中加上白蓮、桂圓、百合、薏米。如果說這當中有甚麼區別的話，那麼，聖人、聰明人還善於為這些節日和食物滲入神聖的內涵。

臘八粥的時興早在佛教傳入之前，更在朱元璋出生之前；但是，關於臘八粥的說詞，卻有與佛和朱元璋有關因而神聖的成份。同德菱公主的說法不同的另一種是，臘八節又稱成道節或佛成道日。釋迦牟尼廿九歲時有感於人世生老病死的苦惱，捨棄王族生活，出家修道。一天由於暑熱、飢餓和勞累過度，他昏倒在地。一位牧女看見後，把身邊的雜糧和採集的野果熬粥餵他，食後他精神振奮，在

尼羅河洗了澡，在菩提樹下靜坐沉思，於是在十二月初八這天得道成佛。吃臘八粥的是紀念此事。同朱元璋有關的說法，則有點同相聲《珍珠翡翠白玉湯》類似：放牛娃朱元璋臘月初八發現一個老鼠洞，本想伸手進去抓老鼠吃，意外發現裏面儲有大米、麥子、玉米、芋頭等糧食，把它們煮成一鍋粥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於是，當皇帝後，每年必吃一頓臘八粥，這一來，臘八粥就具有憶苦思甜的意義。

我的童年、少年是在「勿忘國恥」、「打倒帝國主義」和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」的呼聲和歌聲中渡過的。估計同這種環境有關，我從師長那裏聽來的中秋節吃月餅、芋頭的「政治意義」比較多。月餅的來歷，據說是在敵人統治下的人民都有了同敵人搏鬥的決心，有識之士藉八月十五過中秋節的機會給各家送去月餅，月餅內夾了一張中秋夜起義的通知書，於是大家在賞月之後剖開月餅時馬上行動，終於消滅了可惡的侵略者。而芋頭的「芋」，在粵語中與「胡」同音，吃芋頭也即是吃「胡」（敵人的統稱）頭，頗有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」之意。還有一個節目是吃柚子，叫「殺柚子」或「剖柚子」，是不是也含有殺敵的含意，長輩沒說。後來翻看有關中秋節的種種傳說，只見有慶豐收說，有嫦娥奔月說等等，卻沒有找到一種與愛國主義有關的，心頭難免有一種失落感，突然想到李白的〈子夜吳歌〉：「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擣衣聲。何日平胡虜，良人罷遠征？」才多少得到一點平衡。

對於窮人來說，一年到頭難得吃上一餐好飯，想出點題目來，弄幾個

節日，「強迫高消費」一下，未始不是好事。小時那麼盼着過年過節，就全是出於解饑的期望。對於「日日寒食，夜夜元宵」的貴族大款來說，之所以發明出那麼多節日的好名目，除了照例地大吃大喝一番之外，額外收穫應是隨之而來有賺不輸的送禮。曾有人在幾年前撰文疾呼月餅本色的異化，不外乎說月餅本來只寄托着人們對月亮、對嫦娥、對親友們的真善美感情，卻由於從廠長審批「月餅必送聯絡圖」，經理親自出馬壓陣送餅上門，一直到機關職工人手一盒見者有份等等送禮成「瘋」的月餅大戰，而異化成只剩下銅臭和私分、賄賂的苦澀味。此說誠屬閱歷太淺而少見多怪的緣故。去年中秋後，《新民晚報》有一則台灣新聞說，由於有關部門厲行「行政革新」，不准公家機關及人員收禮，竟直接影響到月餅市場冷清得只好展開折扣大戰。月餅市場並不取決於購買力而取決於行政力量，兩岸也是大同小異。可見送禮成「瘋」的公關月餅，大陸有，台灣也並不缺：今年有，四十年前又何嘗沒有呢？略有不同的是月餅皮，那上面的圖案已由月宮蟾宮而變成一大二公的「社」字或其他更美好的畫面。

改其名而飲之，聰明的中國人。

牧 惠 廣東新會人，1928年出生。為雜文家及古典文學評論家，著作有雜文集《湖濱拾翠》及古典文學論集《金瓶風月話》等十餘種。